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七

東莞 陳建

西湖

高汝栻 纂訂

高 威臨 校

武宗毅皇帝紀

帝孝宗長子張太后所生時年十五太

位十六年壽三十一上徽號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康陵

丙寅正德元年春 上耕籍田○命都御史楊一清總

制陝西三邊軍務○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失職辭

避重任言臣等俱以庸愚遭遇 先帝簡任內閣委以

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托卽位之初詔書

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屹無寧日百司

府。做做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能幹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涉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議。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誘顛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上降旨慰留之。○夏吏部尚書馬文升懇先

崔幾撰四  
貞嗣記相  
自論者欲  
因馬之爲  
宰而黨劉  
分黨時二  
黨以宋濟  
劉雖賢不

是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書篆儒士缺人吏部  
已奉旨考選復有旨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  
文升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瑞慚憤奏文升抗拒大臣  
科道皆力爲之辨事乃寢昔馬文升與劉大夏不協文  
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文升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  
宜大軍務大夏見孝廟因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  
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  
以廉著文升欲抑儼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都御史文  
升薦繡往補之繡不樂于外詣吏部辭之不能得繡憾  
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乃諷同鄉御史

能無當

不徒文德  
而教以德  
行道者得  
譽本之圖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七  
何天衢屢疏論之文升遂懇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  
一上乃允○擢終養南京吏部郎中蔡清爲江西提  
學副使清終養守制闕報巡按山東御史陸偁以弘治  
甲子鄉試馳使聘主試事清以王朝之臣非王命不可  
行辭不赴至是卽其家擢江西提學副使既履任修白  
鹿洞崇師儒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勸之江西  
相沿賀寧王壽皆具朝服清至以爲不宜全用觀君之  
服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王怒三司官舊用初  
一十五朝寧王而於初二十六謁孔子清力語三司勿  
徇舊例俱以初一十五先謁孔子而寧王益怒

寧見怒于  
王不肯解

別自屈于  
君子守道  
中官自宜  
如此

王何前傷  
而後救也

寧王先憾都御史林俊其左右因言清與俊厚於是寧  
王怒不可解而力求清之短且遣其親信者傳誦京師  
寧王一日宴於三司間故設機械直譏清不工詩文清  
以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據理對之大拂其  
意乃同事者復有挾術相傾清終不屑輕自屈以取容  
任其多方摺撻尤以一身上下關繫不欲竟墜其害也  
遂辭疾求致仕寧王亦素聞清賢遣儀賓諭留且欲以  
女妻其子冀清附已清力辭卒去○擢吏部左侍郎  
焦芳爲吏部尚書芳河南泌陽人時司禮監掌印太監  
李榮亦河南人爲芳內援故李東陽輩之謀不行

三月 上幸太學謁先師。○府部官張懋等上疏諫騎射。 上是之。○星隕如月。

六月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七月慧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之。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夏儒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沈傳吳讓並授錦衣衛千戶尋進指揮僉事並給庾田爲莊田。○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三載任滿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三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夫幾劉瑾擅權公嘗多遭斥辱惟懋先幾而去云後起爲南京太常卿終不

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仕正德末卒

慈自少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于青無所不讀身體力行涵養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遊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載立朝僅四十日難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學者稱楓山先生卒贈太子少保

籃文

以王儼爲副都御史總督鹽法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

大夏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大夏歸後大臣有子不當濫而自乞恩澤者言官劾駁不允因言劉大夏官居一品子孫當得恩典大夏耻陳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勤令已到

大夏亦不以肩意適劉瑾專國事竟不行

召總制宣大軍務右都御史劉宇爲兵部尚書

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開營兵馬大學士劉健謝遷罷初上卽位內臣馬永成及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導上狗馬鷹兔舞唱角觝爲樂漸棄萬機弗親者舊內臣段敏黃偉以端慤斥不信用戶部尚書韓文深憤憂之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說之曰公大臣也義與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曰比大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閤矣夫三老者額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鬪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力以易轍爲辭事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矣矣不處不足

四部可爲  
秦疏定式

以報國。遂令夢陽具疏章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令九卿大臣。

上言人主以辨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臣等伏覩近

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

穠。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詳。魏彬。劉瑾。丘聚等。

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

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媠

蕩。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

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候

占。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

某焦解衣  
危論及  
面折廷諍  
批蘇茂  
不知費  
少抵觸而  
後濟彼  
佛變吊  
顯無方者  
聽之謬干  
大道而往  
往有剽

速日之功  
則法言則  
不如其語  
也若此時  
則不得不  
以法語相  
挽矣

此時諸老  
尚有以道  
事君之義

私而不知赫赫天命。皇皇帝業。皆在陛下。一身今  
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  
輩。麝粉。菹醢。何補於事乎。乞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  
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潛消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亦交  
章乞請。急降羣奸。以保聖躬。司禮監至內閣。傳旨云。  
聖諭已悟。痛加修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涵容。  
劉健。李夢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  
得罪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永成等。上  
不允。于是健等以去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持言官  
章不肯下。諸閣業已寤。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于



此等言取  
辨于口給  
耳

劉瑾掌司  
禮監

丘聚提督

西廠

張永司管  
務

會天晚待明日旨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聞之趨至上  
前環跪伏哭頓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某輩  
上爲之慟瑾因進曰夫狗馬鷹犬何損于萬機今左班  
官敢諱而無忌者可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  
人不敢言矣丁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  
督團營而收岳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西  
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管務分據要地先是瑾等嘗  
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  
之事至形于戲劇上久信之至是劉瑾謝遷去獨留  
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徒嘗推案哭遷亦嘗瑾等罔休惟

東陽不出一語。遂得懇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元淨軍仍遣人縊殺王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慘禍始此。

### 大學士謝遷劉健致仕

健在內閣。馬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等官。健稟旨不准。許進爲戶部。同平江伯禦虜。畏怯無功。罷進職。焦芳爲吏部。建言禦虜四事。健稟旨云。這本所言。窒碍難行。李烜爲鴻臚卿。年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必遷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中書。居。要地。而不徇故舊者。僅公一人耳。世宗時。意欲召用。年已九十。又三年卒。贈太師。蓋文靖謝遷。拜相。嘗舉王鑿。吳寬。而不及焦芳。甚恨之。會鄉人以賢良應薦。芳私逆瑾。謂遷爲違詔。格與劉健俱。疏職。又矯旨削其弟與子官。瑾誅復職。世廟時起少。傳八十三終。贈太傅。諡文正。

自此東陽  
至保宮  
二任建之  
所為矣

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  
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允劉健謝遷既  
罷瀨行東陽祖餞歎歎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  
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東陽默然無以應

按雙溪雜記李東陽與劉瑾有舊瑾素敬東陽文名  
及是東陽泄韓文王岳等謀于瑾因得預為之所既  
而劉謝二公皆去位東陽獨被眷留初皆以為東陽  
素有文名故爾及後劉瑾劾造玄真觀于朝陽門外  
東陽為製碑文極其稱頌  
人始信泄補瑾之事為真

下戶科給事中劉蒞刑科給事中臣紳於歲

擢吏部侍郎王整為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  
典機務整蘇州吳縣人

十一月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尋加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

詞林記稱芳性險愎始比尹旻父子旻改被誦等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除瑾黨芳潛通于瑾由是瑾等黨勢日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變革咸憲在信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既充奉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

秋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源先奏為占候得大角及心

宿中星動樞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乞皇上安居深

官以絕嬉戲禁遊幸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至是復

奏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

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思患預防意在劉瑾也

源源子也  
瑄以御史  
勸會石楨  
廣表今源  
復成廣州  
不在盡心

子看亦且  
不愧其父  
實之有餘  
應焉

瑾將奏留中不出，召源面斥之曰：「尖嘴蠻子，你是何等

官也？要學做忠臣，遂捏旨送衛杖而戍之。至河陽驛，因

傷重，成馬妻度氏斬蘆荻覆尸，葬于驛後。○逮南京六

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至京，俱下獄。

時銑等上疏乞黜權閹，遣孽以正國法。內劾太監高鳳

伊姪高得林招權納賂，彥徽等保留輔托大臣劉從謝

遷疏入。劉瑾大怒，捏旨差官校俱逮繫錦衣衛獄。○調

提督團營兵部尚書許進為吏部尚書，時劉瑾與進同

提督團營，故用之。○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不置。

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偽驗出。

罷修高齊

翰林之議  
坐斷清華  
而高才之  
士或不作  
居以其無  
政事之可  
見也

以文不能防姦，程旨令罷職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韓文，除名。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坐爲民。○罷左都御史張敷華、敷華凝、重端介，不爲詭隨。瑾惡之，程旨令致仕。尋卒。謚簡肅。敷華初爲庶吉士，內閣李賢、彭時欲留官翰林，敷華與劉大夏力辭不就。二公後皆以政事爲名臣。○召前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濬爲左都御史。○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降李夢陽爲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以韓文疏

夢陽作也

○劉瑾既入司禮監，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

王守溪長  
據云劉瑾  
禮禮不甚  
譏文義中  
外亦疏亦  
送內閣第  
內閣自稅  
觀塔皆逆  
推其意而  
罵之故瑾  
益肆其惡

斷初亦從內閣票旨後瑾自於私宅簡取票旨奏聞批  
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律磨寫府部等衙門官稟  
公事填滿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  
日審錄重囚事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數多瑾大怒  
罵之都御史屠濬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  
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道、監、宗、節、制陛  
辭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例瑾自建  
白本則送內閣要稟自李東陽輩必極稱美務爲容悅  
云○南京科道戴銑等被逮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疏論  
救劉瑾大怒矯旨廷杖五十因請龍歸揚驛丞守仁回

宋仁宗  
道學實有  
權變

始終不屈  
吾服其分

至錢塘慮瑾知之恐不免于禍乃乘夜佯爲投江而浮  
冠履于水上浙省二司俱以爲死家人亦成服守仁乃  
匿形輕裝入閩武夷山中復慮終露又遁投江右寧王  
外戚婁家駕言投江有神助故得不死欲以聳動寧王  
爲窟或謂之曰畢竟爲累乃赴龍場○逮巡撫南直隸  
右副都御史艾璞至京下獄褫職發海南爲民先是有  
勲戚家與無錫民訟田璞承勘悉以還民勲戚賂劉瑾  
復訟使者復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勲戚且勅璞  
前勘非是瑾程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  
瑾怒捶之幾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海南瓊州爲民

○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袁謙賂瑾求封為郡王傑持正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既而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尋亦以忤瑾罷○劉瑾矯詔以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為朋黨頒示天下

小人蒙害君子往往以朋黨之言為生言舉朝求逐則謀者持其在心克許建爾爾事者曰此屬疎斥足矣果使其事於百計謀之使言具驗

十二月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遷者雷電交作飄殿瓦拔社木陛下當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親為泛常恣意于馳射釣獵而正人君子憚于覲面國政聖學怠于究心乞查究日逐侍從遊逸諸人數其誤國之罪報聞○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申中書得預科道

之遜自此始

丁卯正德二年正月，逮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下獄。枷號謫戍邊。時劉瑾方厲威，迺璿以冊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轎，祥以御史陞副使，禮起人夫馳驛。偉公差回乘轎爲邏卒所緝，瑾俱奏捕下獄。璿、祥、枷于西長安門，偉枷于通州。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連上章乞寬宥，始謫充邊衛軍。

閏正月，諭南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叅政勒致仕。戴銑被逮，以瀚往送，且贖之。○逮南京左都御史陳壽，至京下獄。壽進疏論救戴銑，瑾怒，梃旨械繫赴京，罰米罷。

其官

八月初十日，肅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當湖廣分。罷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緣邊巡視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與築邊，尅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高汝棻曰：劉瑾用事，一清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中翕然稱之。瑾惡其不先白己，內批罷。遂引疾去。恐猶不已，下詔獄。李文達力救，釋之。瑾誅，拜兵部尚書。公凡事善調停，能應變。尤能辦事，引微勞。午。一夕。

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在吏部起廢故幽凡理  
所構陷者連茹以起爾入限言不盡用送謝成歸。

二月以詹事楊廷和爲南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

京禮部右侍郎時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

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

經筵講書耳何添出這多少說話瑾以廷和等皆舊東

官官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遷南部侍郎時南部

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速之實陞之也未幾復陞廷和本

部尚書○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以如巡撫都御史

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

中官挾勢劾宰憲臣不能禁矣最爲害者河南鎮守廖

如此例說  
制矣不  
曰上從之  
曰劉瑾  
說之其尤  
微矣

貪財者良

堂剽取民財徧鄉野輦送數十萬于京師卑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建于蘇松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府莫敢言者

靜海地土  
甚高墾闢  
分家所奪  
等覆餘地  
可以耕種  
弊至于此

十月賜皇親沈傅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乞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見有軍民管業者卒賜二家為莊田永業○擢南京左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既而罷之太性氣廉厲風度稜峻由知縣御史廉憲巡撫所至輒有遺愛紀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言官潘鐸等復疏奏有敢歛之節克胤之才劉瑾又以同鄉故起為南京操

江副都時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鄉人以喻秦  
恭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遷尚書又不謝瑾怒遂  
捏旨令致仕仍罰米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鐸等數十  
人皆以舉秦罰米有差○取回各省巡撫官劉瑾以天  
下巡撫官非舊制乃票旨將各省巡撫都御史俱取回  
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  
革不用○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糧郎中下獄劉瑾  
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給事中御  
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根祖批草汜爛者瑾票旨  
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糧官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

理之速限  
種根于此  
互爭其能  
自相磨滅  
理也勢也

此等之書  
令人聞之  
吐舌

任地方加倍賠償。凡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  
不給。由是高賈困弊。邊儲漸乏。○劉瑾性貪酷而假仁  
義。沮抑同列。谷大用。聽鎮守臨清太監言。傳旨于臨清  
開設皇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罪之。乃止。馬永成欲陞錦  
衣百戶。邵琪瑾力拒以爲不可。爭于上前。東廠太監  
丘聚忤瑾意。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孝陵太監王  
瑋于御馬監建新宅。誘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  
專一包納京庫糧草。所得利進于內。瑋自爲首。送戶部  
出榜。尚書顧佐白于瑾。瑾大怒。入言。安有天子令人包  
納錢糧之理。上以爲不知。瑾遂枷攬納戶于戶部門。

不作書而  
大書手板  
亦奇

外皆歎。○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會有密所者。縱救之。  
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怒未快于心也。復以他  
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院修撰康海。大有才  
名。與劉瑾同爲閹中人。瑾素慕之。欲招致門下。而海不  
肯往。夢陽所親。有張生者。曰。子處今日之勢。十有九死。  
耳。僕私計。惟一人能活公。公肯以一言乞之。適可。李問  
何人。張以海對。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下。死生之際。  
始免之。獨不愧于心乎。張曰。不謂子爲匹夫之諒也。康  
公憐才愛士。况子當患難。必不吝舉手一援。夢陽適取  
手板大書十字于上。曰。對山救我。非對山不能救我。對

海與魯陽無一面之衣便其身見其于足位

替填妙

三原公王

山者海之別號也。令張生馳以往。海見之曰。是誠在我。豈敢吝一見不爲良友。避咎耶。遂詣瑾。瑾焚香延之上。坐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便目左右治具。爲海款海口。此來欲有請于足下。許我。我當留。如不能許。海從此去矣。瑾固問海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其虱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何溫昏闇。若是。瑾疑海譏之。乃而發赤曰。于今三秦豪傑有幾。海曰。秦中豪傑有三。昔三原公乘銓銜。進賢退不肖。非其一乎。今有密密親信之臣。手秉天憲。口代天言。又其一也。此蓋隱隱指瑾。瑾悟而喜曰。尚有一焉。得非先

解語都好  
解道却能  
解悟自具  
一分點綴

爲友受誣  
海亦終身  
無怨

生平無謂王猛在前而我不識也。海曰：學生豈敢當，亦不敢道。昔曹操憎禰正平，假手黃祖殺之，此是奸雄小智。若李白醉而高力士爲之脫靴，方是容物大度。瑾環然避席曰：先生得非謂李夢陽耶？此人罪當殺。海曰：李生無知觸尊怒，死不足惜。所惜者關中文獻，舍此生無與寄足下，非關中人乎？亦何忍殺李生！令桑梓文獻自此隕墜。瑾曰：主上怒夢陽甚，必欲殺之。今康先生以此責瑾，瑾當爲先生爲李請命於上。俾及寬政。海遂大叫拜謝曰：若此海當爲足下作竟日歡矣。與瑾酣飲。浮白達旦。明日有旨赦夢陽，而瑾因與海密遂。惟清議。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

元禎江西南昌人。學者稱東白先生。入仕籍四十餘年。退居于家。三十年。天下莫不想望其風采。晚年以纂修再出。遂爲時輩所忌。言路詆其營求入關。嘗被沒于京邸。故論者以爲不若韋慈。晚節堅志。不仰之爲高。

戊辰正德三年正月。天下諸司官員朝覲。瑾令每布政

司送銀二萬兩。皆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陪償。

○罷吏部尚書許進。尋落職。除名爲民。調兵部尚書劉宇爲吏部尚書。進不欲媚劉瑾。然亦不與抗事。多漏停。有中立之意。馬朱瀛者。每爲宇謀。欲傾進。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伴爲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

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外曰：公因素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方怒，秦不置。及聞此言，大怒。票旨，屢責進欺罔，進乞歸，遂落職以字代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史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八人。三月廷試，賜呂柟、景暘、載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爲部屬官，先是焦芳子焦黃中既會試中式，芳意欲處以大魁，旣而衆論取呂柟爲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于劉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十七人俱

徐積江四  
謝人

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下御史徐積  
獄謫戍邊未行死于獄積爲御史差巡長蘆監課劉瑾  
欲令劾送該年餘監銀兩積弗從瑾派銜之後積復命  
俟于朝門適遇瑾又怪不行跪禮卽捏寫旨杖而戍之  
積傷重死于獄仍查取其子徐樸起解補伍及瑾敗始  
釋焉○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改戶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入內閣恭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時內閣例  
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而楊廷儀復謀于劉宇托朱  
瀛求瑾取其兄廷和入閣許重謝瑾許之至是下手勅  
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此始廷儀以白金

一清幾不  
免虎口矣

唐時楊澈  
坐罪當論  
死命杖之  
丞相執之  
神上疏決  
杖贖死恩  
則其爲解  
君受苦罪  
以爲解止  
可說之徒

三千兩并金銀器皿托朱瀛陳于玄真觀瑾大悅納之  
延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鄉試其第進士也先  
于父春春仕至提學僉事子慎正德末年狀元  
建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劉瑾惡其  
築邊大費也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  
邊奚以罪乎李東陽亦救之得釋放還

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盤糧報數不明枷于東  
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延遲枷于吏部門外  
時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  
衆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一日早朝有遺空名文書

雖不當及  
于士大夫  
皆且不可  
而況御中  
况無罪而  
動輒以一  
百五十之  
枷斃人乎  
惡其矣

于月嬋者、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傳言劉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詰問無肯承者、瑾疑舉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特酷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有仆地曳出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釋、○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冊、程旨差官校械前戶部尚書韓文下錦衣衛獄、監數月、罰米一千石、家產不以償、皆稱貸以給。

八月，遼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肅州。大夏在兵部時，孝宗召見，嘗言劉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孝宗密遣錦衣官察之，宇倩李榮解得免。宇恨甚至，是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郡。劉宇又徵聞造膝事，銜之。與焦芳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千。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議，咸惜大夏。先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滂言：聞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皮耶？」乃與劉宇謀必欲死之。會李東陽居內

東國雖長  
雖然大小  
臣上得罪  
者多藉其  
旋解兩件  
則受其罪  
應者不少

蘇東人  
為人清介  
和廉雖亦  
知其功者

聞首雖不能直抗而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謂大夏家實  
貧始署輕談夷人遷徙謫戍廣西焦芳曰是送之歸也  
乃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大夏怡然就道所至人聚觀相  
指譏爭捐金以資道路賈大夏前不受居甘肅久之瑾  
誅始赦歸復其官爵壽八十一卒贈太保謚忠宣○大  
學士王參致仕參見劉瑾兇悻趨之不能得居常戚然  
不樂遂累疏乞休歸嘉靖初卒贈太傅謚文恪○以南  
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有山東  
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土官巡檢都察院履  
奏請查舊盜七十家富主憐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李

天下大略  
以東陽所  
慶而不知  
其國事也  
變滯消然  
奪使天下  
除受其福  
者如此

東陽極言不可得免查究。瑾巧取橫歛，因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誣誤假以姑免，提究爲名。各罰米實邊。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冬，調翰林學士張芮爲鎮江府同知，芮爲人朴實，任情直遂。時見劉瑾長揖不拜，遂坐事調府同知。○以翰林修撰何塘爲開封府同知，亦以抗直不屈也。○罷送各邊年例銀兩，劉

瑾以為 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報以天順前無此送銀例瑾大怒云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因是益缺○四川盜起召致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督理軍務督兵討之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為國子監祭酒未至是月清卒

清福建晉江人節躬厲行動準古人平生好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腰金恒借貸于人以足風四方學者宗師之  
稱虛齋先生

己巳正德四年春罷總督漕運副都御史邵賈賈提學

蘇贊書曰  
願爲其士  
夫不願爲  
假道學可  
爲名官實  
常州無錫  
人

翰林上者  
發舉于紳

江西教尚道義，以身爲教，遠邇向慕。累遷都憲，督漕運。劉瑾擅權，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爲動。瑾惡平江伯平江伯潛帥也，事與寶相關。瑾怒，禍且不測。東陽力解，乃得致仕。後瑾誅，起爲禮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嘉靖初，復起爲禮部侍郎，辭不就。謚文莊。

賈性度端雅，臨事稍謙學，未嘗疾言遽色。潛心著書，開拓今古，爲提學，論諸生以義制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尤急民事，訓課農桑，名重海內。

五月，孝宗皇帝實錄成。○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爲南京部屬官。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爲禮屈，及修孝廟實錄，成例進秩，瑾愆不肯，或嫉之，謂文士不

史下者徒  
滿于酒色  
國初出入  
均勞正與  
此同意未  
可責非也

于罪人  
擊之意何

習世故。搆所同忌者十餘人。陞調南都。與外郎汪壽。官俾擴充政務。○遣御史等官詣各邊清理屯田。嗣後既止。各邊送銀例。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逆。大。置。之。初。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爲國初修備屯田。故軍食自足。後爲勢豪所占。以此軍不可給。理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于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于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等爲名。瑾禍始于此。

起升甯果  
而重懲賊  
馮此舉頗  
得賞罰勝  
明之意

其時盜賊  
多矣官俸  
亦及爲之  
而張怒其  
富主也果  
每思在捕  
之嘆其心  
于是勵州

此矣。○遣御史竄杲殷毅薛鳳鳴督捕盜賊于真定等處。京師之南固安永清瀾州文安等地方屯軍雜居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號響馬賊劉瑾欲速除之。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鳳鳴于徐淮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至是許杲等令携家眷責以減盜爲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爲樂。瑾遣邏卒緝知之傳旨降鳳鳴爲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枷繫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瑾以捕盜有功。陞杲與毅皆爲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劉六劉七  
因是聚眾  
為亂

綵果諸璉  
有才通胡  
宗憲李三  
才一流人  
猶不關于  
曲謹耳

改典誥勅、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南京吏部尚書。○  
冬、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眾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  
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鄆本恕、廖惠等、亦保寧流賊、糾  
眾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大學士焦芳致仕、命  
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擢吏  
部左侍郎、張綵為吏部尚書、綵弘治中任文選郎、中養  
病歸、劉瑾專政、查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為民、未久者、令  
赴京、除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為侍郎、相  
得、芳薦于瑾、言有才可、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亦薦  
其諳曉、韜畧、堪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尋陞侍郎、劉宇

命王亦育  
二長可取  
但大節託  
解矣故君  
子惡居下  
流

人閭遂代爲尚書。綵一意事瑾，然亦有一節可取。當此時賂賄公行，有萬金一飯，千金一茶之謔。諸老惴惴惟命是聽，孰敢吐一言相正。綵嘗勸瑾曰：明公握天下重權，所亟者竹帛功名，寧賄是圖。而今天下諸司有饋送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皆以明公爲名。貽患不小。又曰：明公威名甚盛，左右之人不無假虎。人謂明公且知之。綵獨謂此曹誤明公耳。瑾納其言，遂禁饋遺。于是剝削之弊一時少息。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王鳳洲史料詳載其事。比于旬文若之于曹瞞，然駢蹇成性，淫縱無度，其卒以敗。○四川鎮守太監羅蕃請

此疏大有  
關係則文  
正之在當  
日頗有挽  
回其秋梁  
公之周旋  
于偽朝者  
耶

便宜行事。瑾許之。李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  
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  
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  
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  
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  
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  
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  
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  
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  
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罅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

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

閏九月。奪平陳熊爵。以濕潤米等項銀爲贓。時瑾橫索金錢。熊不應。必欲致之死。東陽爲之解。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

議論俱有  
根據

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以革。陳瑄不從，所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嘗所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囚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荅。次日旨下革爵。○虜人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弘治末，朝廷清明，內外大臣協心體國，爲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會。孝宗崩，劉瑾奪政，楊一清得罪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卽有建白。

正德中入  
關不由翰  
林者三人  
一清以才  
望劉半與  
元皆以阿  
附而得

輒曰修邊或曰進幾里捍虜或又曰退幾里固我我邊  
日退套虜日進是月虜入花馬池塞殺尚書才寬

庚年正德五年正月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  
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勦四川流賊

二月命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  
務○出太監張永于南京不果行劉瑾專政欲謀不軌  
慮永軋已一日伺間言于上調永南京奏既可即日  
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入永覺之直趨至上前  
訴已無罪爲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即奮拳毆之谷大  
用等勸解上令諸近臣置酒和釋

此等皆其  
作陣之妖  
討命之鬼  
若無此邪  
生非分之  
真自可保  
全性命

夏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鐸反殺總兵官江漢巡撫都御  
史安惟學寘鐸者慶靖王曾孫也是時劉瑾擅權毒亂  
天下寘鐸遂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我有帝  
王骨相覲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鐸呼老  
天子寘鐸益冀望非分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  
倍益頃畝畝索厘租徵馬屯租甚急景文謂寘鐸曰啟  
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鐸遂爲酒召都指揮何錦周  
昂指揮丁廣謀反以誅奄瑾爲名是年四月五日寘鐸  
爲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江漢少卿周東鎮守太監  
趙弼弼及漢至巡撫少卿皆不至鎮等矯言虜人塞急

呼壯士申居敬捕虜執兵械跨馬呼噪儀賓韓廷璋等  
伏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及  
彌遂走行臺殺惟學都指揮楊忠又殺周少卿符侯叅  
議放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  
幣萬計召逆黨平虜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偽造印章  
旗牌又令景文爲僞檄言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  
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  
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脇持遠近張綵劉機  
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  
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師爲討賊

此二句  
已字民之  
實政也

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將軍魏  
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一人總管○逮瓊州兵備副  
使吳廷舉謫戍馬門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  
民時都御史屠濬召見廷舉甚溫廷舉請所事濬曰順  
德有大鎬某者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廷舉謝  
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市舶  
太監出銀市葛廷舉卽以銀市二葛曰本此爲式如不  
中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御史惡廷舉  
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者會廷舉壞淫祠撤其材作土  
堤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計斤兩

廷舉囚服。梏手。日詣訟所。士夫羣泣。訴其亾私盜狀。御史大魁釋之。蕭歷陞左都御史。入爲吏部尚書。時廷舉爲令十年矣。蕭猶啣之。僅遷成都同知。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二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陞廣東右叅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適逆瑾專權。廷舉發鎮守內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不曰進貢內也。則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訐廷舉。瑾遂矯旨。坐廷舉枉道。荷校不赦。戍雁門。再月。赦罪。遷歸。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四川巡撫副都御史

四川賊  
藍廷瑞  
廖惠  
抱作亂

林俊破賊於通江縣。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都御史林俊發官兵及調僱回石柱等處土兵，敗之。殺溺賊者六千餘人，生擒廖惠。其藍廷瑞奔紅口，與鄢本恕合，趨通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張永之平  
魏亦一時  
之烈也然  
無一清之  
挑發執  
實端

六月京師旱。○以涇陽伯神英爲平胡將軍，起右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帥師討真鍮。朝廷聞真鍮反，遂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致仕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路軍務。涇陽伯神英充平胡將軍，總兵官統各路兵討之。一清與

一清知承  
與理有前  
際故微言  
以解之深  
耳言以數之

張永西行。一日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誅班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鑄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

要者

永真可與  
深言

平實錄

鉞亦有心  
人也

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次顧。次上前。卽退。瑾殺奴猥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卽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寘鐔。檻送京師。仇鉞以指揮使充游擊將軍。是時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矣。又與武營守備保勛。故與賊聯姻。亦遂疑勛爲外應。朝議用勛爲參將。鉞爲副總兵。着率兵討賊。於是勛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以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游兵壯士。候保勛等諸兵至。從中發爲內應。俄而蒼頭耆

童沒河潛入城言保勛楊英韓斌時源各率兵屯河上  
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掃捲河舟盡奪泊東岸矣  
鉞喜尚稱病卧嗾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過  
東岸兵勿使渡河何錦果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  
覘渡口留昂守城昂問鉞病鉞猶堅卧呻吟伏諸蒼頭  
候昂入數昂鉞即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壯  
士楊真等聞之即趨安化府殺朱霞等十一人擒真婦  
及其子台滑遣古典兒密告鄭卿令反正遂殺魏集等  
十人鉞廣走追擒之賀蘭山外

秋七月四川威茂地震有聲如雷漳川樂至州縣皆震

八月真錫伏誅。楊一清仍總制陝西軍務。張永、楊一清至陝西，而賊已就擒。遂械真錫、錦廣等至京。頭繫真錫於諸王，體錦廣等下錦衣獄。廷鞫伏誅。弟真錫坐黨廢庶人。楊一清起征寧夏，實張綏薦之。劉瑾不得已從之。事平，瑾不欲一清還京師，遂留總制。○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擅政五年，弄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既憾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共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俘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榮開共訴于上。因疏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糝粉矣。」上乃允其奏。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同上。

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睡○熟○令○牌○子○頭  
入○問○內○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  
數○人○問○上○安○在○對○曰○在○豹○房○遂○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  
朝○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候○極○○執○瑾○就○內○獄○黎○明○抄○沒○其  
財○產○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  
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斛○金○甲○二  
副○金○鈎○三○千○金○銀○盪○盪○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  
櫃○穿○宮○牌○五○百○袞○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  
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束○○下○吏○部○尚○書○張○綏○于  
獄○綏○在○吏○部○一○意○專○任○劉○瑾○視○內○閣○茂○知○也○故○事○吏○部

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綵不與聞。事事忽之。一日東陽等邀其遊郭西寺看牡丹。躬至張第。張不出。凡二茶許。使一介傳命曰。請先行。當後至也。東陽既出面。若死灰。顧楊廷和曰。張西麓乃以辦事官待我曹矣。當其爲吏部侍郎時。有同鄉劉某者。自撫州守召爲太常寺少卿。繼娶美而艷。張欲奪之。過某而問曰。我有求於若。肯從我。我乃言之。某曰。一身之外。皆可以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若已諾矣。某錯謬。不知所對。俄而昇夫至。則立迫之。升輿矣。又欲奪平陽知府張恕。妾不肯與。綵令御史以查盤致其罪。戍恕。追而出妾。以贈始得末減。

寘鑄之平  
仇鎮所定  
張永猶為  
有姻馬親  
谷等何故  
並受褒獎  
兄弟伯爵  
王帶細蠟  
金書鐵券  
坐獲殊寵  
也

其性淫縱如此。是以內閣以下。皆畏其威而恨之。瑾敗。卽捕緣下都察院獄。令供與瑾同謀。病死獄中。仍暴尸。家屬流嶺南。○諭平寘鑄功。封仇鉞咸寧伯。升楊一清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寘鑄之亂。實由仇鉞反正。而劉瑾之誅。則楊一清之謀也。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底定。皆太監張永之功。于是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珰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復廢李東陽。楊廷和子爲尚寶司丞。楊一清子中書舍人。○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

去一劉瑾  
復生擒瑾  
矣

印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于是瑾黨尚在而彬永成等洩亂朝綱賞罰乖宜。山東河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蜂起而天下不勝擾矣。○革罷工部尚書畢亨時亨請拆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曰內官修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勒令致仕。瑾兄景祥卒于東華私第擬是年八月十五日舉殯欲于是夕候傾朝送葬卽爲變故是時夜葬甚嚴星出後家然無雞犬聲有半夜竊聽者第聞甲兵錄然相繼及瑾敗止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九月詔南京吏部尚書梁儲至京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改武英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十月南京御史張芹上疏劾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潛消禍變却又懷功冒賡乞賜罷斥不聽時張永用事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長詩以獻東陽爲窮字詩析點畫爲句極工巧永大悅未幾流賊殘毒中原人以爲窮苦之應○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進八子六登仕籍長詔舉鄉試早卒誥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讚仕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郎中升知府論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我朝垂二百年宦業之盛無如許氏者

辛未正德六年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四川江津賊曹甫作亂僭稱順秦王攻圍縣治殺按察僉事吳景巡撫都御史林俊後調兵討誅之○大學士劉宇曹元有罪免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兼學士靳貴爲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前大士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黃中除名爲民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歸家上疏乞致仕許之

楊用修立  
焦黃中等  
倫哉徐冬  
錄案胡焦  
芳字不科  
致元降國

翰林是科  
不得不圖  
模矣

江西盜起

忠河南人性峻少通行方寡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  
屈起主會試事出院後乞即歸省墓上一日捕會  
試錄所刻文字錯謬處以示李東陽等蓋中  
官有諱之者也忠問之乞休後卒謚文肅

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提督軍務發兵征之  
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  
靖安賊據越王嶺瑯瑤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川  
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  
東鄉等處狼兵共征之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珠大夏自  
甘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  
一謚忠宣

劉忠宣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道遠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孝肅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是國先民之遺軌也陳獻章謂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吳廷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實之

六月總制尚書洪鍾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陝西都御史藍章會兵討賊藍廷瑞駱本恕等于四川東鄉縣擒之加鍾太子少保陞俊右都御史章右副都御史既而江津仁壽道賊方四任翦子及麻六兒等復起殘破蜀土人民益遭荼毒不聊生焉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劉六等皆霸州文安響馬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

流賊劉六  
劉七齊彥  
名作亂

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上遊幸之所。及爲都御史甯杲所逼。遂聚衆拒捕。劉瑾誅。杲亦罷廢。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劉七等帥衆劫獄奪去。旬日間聚至數百。所在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軍。馴至山東河南皆騷然矣。

八月流賊劉六等擁衆北向。上命兵部侍郎陸完師以禦之。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可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

恐官軍在北賊在南奔逸不可制。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上慰諭令退。○四川巡撫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者用事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卽允時蜀賊餘黨猶未平科道保留不得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兩川之寇復熾

俊平生不受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爲大戒換級爲上策蜀人咸畏之如神明此于宋張詠

趙風子分  
擊掠河南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書。時流賊勢日熾。敞束手無策。言官論敞不職。遂改敞而以鑑代之。○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夥寇掠河南、山東州縣。風子名璉。霸州文安縣生員。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璉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汙之。璉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夥爲寇。于是璉與楊虎、邢老虎各爲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夥。寇

居官廉潔  
大臣無厚  
積又謂貧  
乏不能存  
此是好清  
息近勝諸  
公若齊者  
能凡  
中錫初撫  
遼賊逆賊  
未嘗不欲  
招安第以  
楊倬用事  
求敵不得  
故耳不罪  
後倬而罪

掠山東其勢愈熾○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儲  
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擢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  
壽為南京刑部尚書壽致仕壽貫遼東衛籍登仕四十  
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尤著居常布衣蔬食如  
寒士沒無以為殮親舊共資助之諸子旅寓南都環堵  
蕭然○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  
錫下詔獄先是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  
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  
張偉執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徧檄諸路榜是  
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

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圍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問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眾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物，由是誘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俸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中，有俸輩爵閑住。○冬，大發兵討流賊，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

春生既不辨軍旅守

中書反操

軍旅耶

調邊兵征

內地此計

之失者也

幸而無事

倘尙伺而

乘之軍爲

探報

何景明作

樂陵令行

以樂陵配

平原平原

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是以此事非書生所能辨。遂命谷大用總督，令與陸完居中于臨清駐劄，調宣府遊擊許秦、谷永、大同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內地，俱令聽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置定都御史蕭翀下獄，除名爲民。時兵部奏二人撫馭無方，遇賊失機故也。又著爲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達爲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時流賊勢熾，遠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

新脫于賊  
山卒將于  
李希烈許  
公初即說  
賊後卒不  
免于逆節  
二人忠節  
古今異聞

刃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寨婦以干騎犯荊津。達率衆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十二月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真定棗強縣知縣侯牙與賊戰死。朝廷深憫之。咸贈官賜廕馬。趙風子自與劉六分夥爲寇。衆至數十餘萬。漸引而南。河南

劉州以馬  
尚書兒而

泌陽以黑

芳跡勝烈

何益賦亦

有善書惡

惡之心耶

安江西鈔

山人

廷直錄清

道人性願

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其害。所破州縣數十。間有以金幣遺賂求免攻城者。則歛兵而過。官軍追討拒戰。亦互有勝負。馬○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劔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均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亦在國中。遂引衆去之。○命禮部尚書賈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擢吏部左侍郎傅珪。爲禮部尚書。時吏部尚書楊一清方得特名。

蓋人成其  
之

士皆趨附善招援外號乘直陰實出黨通僞遺珪數爭  
其不公一清不堪越次陞禮部尚書實遠之也時李東  
陽與一清各相結托而東陽壻爲儀制郎中前尚書遇  
郎中厚恣其爲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按其廢法數笞  
責其吏胥郎中求遷他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

此據正而  
兼論

慶法王外廷無敢諫諍會番僧奏計田百頃爲大慶法  
王下院尚書付珪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尊號並列  
大不道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惑賢者有寵頗能  
軒輊榮辱人縉紳或趨附之因請解牙牌製如印文爲  
方者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誥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

此節不亞  
而嚴

差堪吐氣

常保否果爲此兩禍無既得乃聽命。○賊攻徐宿等州靈壁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渡小黃河賴兵營河上虎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亦燧等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太元師燧更名懷忠稱副元師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爲侍謀軍國元師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爲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境龍飛九五重開混混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供軍逆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

漢肆無忌

草不遺。

十二月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咸寧伯仇鉞為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延綏榆林諸路軍馬討賊○賊攻唐縣不能破餽賊數轡二十副燒民居去

黃河清

壬申正德七年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驕貴擁衆自衛高坐堅城銳帥師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筭適宣府遊擊許泰領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

如此賞罰  
不明焉有  
破賊之日

縱軍士殺  
良民人大  
漢河橋事

軍印徵回京師以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陞提督軍  
陸完右都御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  
斬盜賊三名繫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  
衆數萬然多擄掠勝從之衆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  
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勝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  
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勝從首  
級屢報捷音降勅獎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勅獎  
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  
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遊擊江彬過冀州  
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

以管肥家  
那管瘦國  
自有軍興  
朝廷之憂  
焚助之樂  
事也

端肅正而  
名臣

用等復奏帶檉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糜餼  
自出師芻糧犒賞至費大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爲之  
虛耗○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  
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  
大議衆莫敢決升以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  
侈舉止嚴重修髯偉貌望之知爲異人太監李廣敗時  
王恕久已去公卿無不見染彈疏蜩上獨不能及文升  
以是名聲益著天子亦嚴而馮之迨任兵部久虜警  
充斥不能盡得諸少年心而在吏部且八十材力亦微  
示倦因與焦芳等不合乞歸歸之○又三年而焦芳猶修

諸臣依違  
觀望不過  
為官耳禍  
及宗社死  
不償責身  
且不保矣  
術官為

華林賊

周憲父子  
死難

鄧構于中貴人，削其官秩。尋卒。年八十七。瑾誅芳，斥贈太傅，謚端肅。○遣太監陸閏監鎗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陸閏以陸完等討兵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人心。賊勢方熾，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閏監鎗，傳旨令珪致仕。○江西華林賊殺按察副使周憲，總制陳金檄按察使王秩與南昌知府李承勛討平之。特陳金檄、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

救降之教

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插石下兵敗憲被執歿之  
子泮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歿賊勢大猖  
獗事聞朝廷贈憲官謚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  
事中黎奭往勘功罪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  
勛督兵勦之勛招有降賊黃奇寘麾下有智畧任用之  
人謂勛宜防不測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  
報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  
至期承勛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  
勛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  
爲內應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踰杖登山歷重險上黃

平林賊  
兼平高碑

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羣賊方新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  
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  
倉卒不知所爲。求甲仗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  
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  
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礪礪東鄉賊。皆平之。○延綏榆林  
官軍及賊戰于河南。大敗之。追至六安。定遠賊復敗。賊  
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官軍追至河。劉三  
奮勇殺都指揮及其下四十餘人。至汝寧。遇湖廣土軍  
又殺土軍數十人。駐朱皋鎮。官軍追過河。與劉三戰。我  
軍敗。賊至六安。劉三率衆萬餘人走商城。劉六劉七齊

彥名自文安而下，所過殺官兵，劫倉庫，隸囚，掠污婦女，備極慘酷。二月甲申，至宿遷屯小河口，欲劫船而渡，指揮周正禦之，不能前，退往桃源屯于城子河。辛卯，劉六、劉七、齊彥名及毛老人等一萬七千，徒掠邳州之加口，集遂由贛榆過邳城。辛丑，復擁眾寇邳州，去城二里許，駐營賊背白永彌滿郊野，以八百餘騎三面薄城，官軍遇其隘，施弩礮，賊退。周城及外土城，水口通賊路處，知州周尚化等提兵拒守，賊披營踰距山去。

三月，河南賊來寇定遠六安，哨騎東躡巢滁，驚偃陵寢。丁丑，官軍與六七彥名等大羣遇於嵩淺坡古縣集等。

處諸軍奮擊屢戰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及傷死者三千有奇俘百有奇而逃散又千餘諸酋渠殆盡六七彥名獨挾三百餘騎皆極驍猛潰圍而逸間道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師發兵皆出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南庚子至邳之新安迤邐馬家淺雙溝頻欲渡不得癸卯復由靈壁西南而去

心風子注

夏五月武昌軍趙成擒趙燧檄送京師伏誅燧欲還六安適督事張通率二千來歸至潁州楊虎下邳卽二千餘人又來歸至鳳陽投書叢蘭都御史約降不果屢與官軍戰敗陳翰遂降于仇總兵劉三被射死燧知事不

馬炳然小  
說載其爲

知縣時妄  
殺之報

劉六死

成至應山奪度牒削髮詐爲僧且投江西賊覓渡舟遇  
武昌軍趙成擒之解京伏誅

閏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賊至圍風炳然  
携家赴官賊遇之於爛泥鋪脅與俱到南京馬怒罵之  
遂遇害虜其家人旣而劉六爲風折橋擊歿於水其幼  
雛數人亦死唯劉七彥名泝流劫掠賊沿江東下犯鎮  
江通泰等處殺掠過壩泊於通州之狼山常熟之福山  
港遂凌駕江面縱橫山下通泰如阜京口濱江之區咸  
被創殘六月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進運蕪黃登  
光州固始還泛九江安慶七月己卯至石灰河江口遂

往銅陵時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都御史張縉王集叢  
蘭俞諫及副總兵時源各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東下  
越瓜州蹂周家橋歷孟濱下港掠常州殺常州守李嵩  
遂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丁亥仍泊狼山下

劉七死事  
考名錄

八月颶風大作賊劉七溺水成齊彥名爲游兵所誅遂  
旋師劉七等仍泊山下其黨以失地利相尤或潰逃去  
劉七與其妾丁氏阮氏競二婢乘劉醉逃入通州守兵  
執之丁丑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婢不與遂率衆二  
百餘來攻我軍擊之敗退入船是夕大風發舟數掀播  
晝夜不息風烈甚數十年所無賊船皆解散飄墮僅存

大風之作  
乃天兵也

水老鴉其  
法亦奇備  
倭者不可  
不知

八船其衆顛踣不支賊在船不能坐臥自相擊撞嘔泄  
臭穢狼藉互相怨詬已有自戕之謀蘓人有應募獻計  
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藥及火於礮矢中發之又爲具  
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  
透船卽沉試用之已破一船乃米舸不曾傷賊退將復  
爲之賊聞察知之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益  
駭絕乃登山團聚或下崖散遁輒爲通州諸處守兵所  
感通州最與賊切密而守吏亦特嚴整壬辰夜三更副  
總劉暉帥遼東兵千總官任璽帥大同兵游擊郁永帥  
宣府兵與諸從校並進癸巳與守兵齊集未刻與賊戰

我軍聲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山顛古垣馮高控險鎗矢瓦石雨下鏖戰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既偪僧行居人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勇四前又加申劉副總引其部將張椿蕭澤高雲李春美饒徵等誓死決戰分軍為三劉在山北邵在山南皆戴盾跣行而上手施鎗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將士有被數箭或數人者不退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其餘先已具舡艫山下以備竄逃至是竟嬰谷下山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進退無地劉副總兵列崖下百矢齊發官艦中驟矢并集劉七勢急遂赴水而死彥名為

宣府游兵十旗張鑑取首劉副總兵擒斬餘賊賊截沉  
水賊夥有逸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旋師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大寬爲高平伯陸  
閻弟陸永爲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都御史  
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掌院事廢一子錦衣衛百戶其  
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衛  
都指揮及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由內閣官  
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廢一子錦  
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因錄○冬調邊軍入衛京師特近  
幸有密獻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陳欲調大同宣府邊

軍各三千人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屯戍邊。每歲春秋  
如班操例。上卽欲行之。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  
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辨以爲不可。六部科道皆交章  
以爲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票  
旨。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後陳其十  
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閣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因  
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上。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  
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旣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頒賞珍  
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皇明通記法傳錄卷二十七

終